

觀眾都很珍貴，我們很珍惜每一個喜歡我們電影的人。」

得獎後，婉拒許多邀約，乃至投資，張作驥冷靜地說：「我不是台灣電影的代言人。有人說，你應該趁勝追擊，但我不，如果我馬上

改變，你會看不到原來的我。」

也因為一路從基層做起，為了給年輕人進入電影的機會，張作驥的電影多利用暑假開拍，讓至少十個學生進入他的片場。他要讓對電影有興趣的學生，有機會看清楚，自

己是喜歡看電影，還是想拍電影。

張作驥堅持繼續，因為拍電影不是那麼不可思議的事情。「因為這是我的生活，你不做這件事，你做什麼？我拍電影只是執行我的生活。」張作驥說。（邱花妹）

## 謝志誠 以救災啟動農村的復興

與粗壯、樸實的外貌相符，新任「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」執行長謝志誠給人的印象是沉穩、草根味特重，讓人聯想鄉下種田的農夫。他的確來自台南縣學甲的鄉下，在高中以前，經常幫祖父下田耕種。樸實之中，他卻會偶而突露鋒芒，就像錐子破囊而出，將性格中理想而執拗的一面顯露無遺。例如在九二一震災將屆週年之際，他率直披露民間捐款的種種浮濫情形，掀起一波媒體重新檢討的熱潮。這種隱藏的感性，更讓他四十歲才從平淡的大學教授生涯，搖身一變為環保運動的急先鋒。

謝志誠的正職是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學系教授，之前除了因為反濱南

開發案，擔任立委蘇煥智的顧問之外，並沒有任何政治淵源。在地震發生之後，中研院長李遠哲號召成立「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」（簡稱全盟），謝志誠以其豐富的社運經驗、策略、行動力俱佳，而出任副執行長一職，從此一頭栽入災後重建的不歸路。

「災區的〇八〇」

地震之後的災區充斥了各種疑難雜症，巨大又複雜，包括法制、行政、社會、心理、財務……種種問題。謝志誠是全盟的眾多學者當中，公認最了解災區複雜真相的人。由於他聽得懂災民的抱怨，了

解問題的根源，因此他身上經常擔負太多期待，超過個人能力所及。

在震災初期，他的手機甚至是一十四小時開機，隨時解答災民的疑問。全盟工作人員戲稱他是「災區的〇八〇」，曾有災民問：「這個問題如果連謝教授也不知道，怎麼辦？」工作人員回答：「那你只好去問神了。」這雖是句玩笑話，但離真實也不遠。他先前出版的《九二一災後重建Q&A》將災民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一網打盡；後來又與其他人共同提出《九二一災後重建建議書》，臚列了一百多項對政府措施改進意見。

新政府上台後，他被網羅接任「九二一震災基金會」執行長，手



謝志誠

43歲  
台灣大學機械所博士  
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械系教授  
九二一震災基金會執行長

▲源自為家鄉效命的單純熱誠，謝志誠對於台灣農村有一份急迫感，因此投入了公共事務

上控制近百億的龐大資源。謝志誠出手鎖定的第一個目標，就是最核心、最困難也最延宕的問題：住宅重建。「你能體會災民需要一個家的渴望嗎？」謝志誠反問。

該基金會最近推出設想周全的「築巢方案」，只待行動檢驗。如果集合住宅靠修繕補強還可以繼續住，有專家幫你鑑定，進行補強；如果集合住宅需要更新重建，有一套分階段的補助方案，你完成一個階段，就會獲得相對補助，幫助災

民有繼續走下去的勇氣。如果你是低收入戶，根本沒錢重建，基金會透過地方政府主動幫你蓋房子，你甚至不必提出申請。如果地方政府有心沒錢，基金會以無息方式提供周轉金。

謝志誠積極任事的企圖心，自此展露無遺。他的急迫感其來有自。他過去曾經參與反濱南案與反美濃水庫。不管是這兩個運動，還是此次震災，共通點都是發生在台灣

的農村，也是台灣社會發展長期忽略的邊陲地帶。在整個反濱南案的過程中，謝志誠看到農村的凋敝、人才外流、開發業者勾結地方派系胡作非為。

對家鄉熱愛的延長

好的人才都流到都市去，農村只剩壞榜樣。黑道漂白成民代，警察與黑道大哥同流合污，謝志誠幼時朋友的兒子耳濡目染，竟然對父親說：「讀大學有什麼用？」

因此謝志誠有一份急迫感，源自為家鄉效力的單純熱誠。有次一位災民對謝志誠大吐苦水，訴說城鄉差距造成的惡果，謝志誠只簡單地

回答：「我也來自農村，你說的我都感同身受。」他強烈認為，下一波社運的重點將是「如何縮短城鄉差距，帶動農村復興」。

這次震災是一個契機，居民遭受巨變，或許重燃對公共事務的熱情，讓社區組織活躍起來，「否則這次地震的代價就太高了。」

得之於社會 尚未回饋

這份熱情隱藏多年才化為行動宣洩。謝志誠早年對社會議題都漠不關心，但是當他完成教授升等、多年努力的目標都已達成時，心情也出現戲劇性轉折，從此脫逸行之有年的軌道。

他忽然覺得自己分到太多的社會資源，卻一直守在象牙塔中，「得之於社會者，尚未回饋。」

謝志誠這幾年來卯足了勁投入公共事務，比正職還要佔去更多時間。他也坦承：「我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。」

然而，這樣一位另類學者兼社會改革家，確實是台灣社會向上提升的中堅力量，也提供了知識份子的另一種典範。